

宮本百合子選集

第一卷

蕭 蕭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1025 字數256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張11 $\frac{1}{2}$ 插頁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400 册

定价(3) 1.05元

目 次

前記.....	1
貧窮的人們.....	1
乘風而來的可洛波茨克尔.....	83
午市.....	111
一朵花.....	123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	167
时时刻刻.....	200
小祝的一家.....	259
乳房.....	281
面貌.....	322
廣場.....	335

貧窮的人們

代 序

C老师：

您記得在“小小的泉水”那本書里老师回答弟子的話么？当时弟子問道：

“师呀，我們在完全倒下去之前，得几次站起来才对呢？是七次么？”

“不！”老师说，“即使倒下了七乘七十次，你也还得站起来！”

弟子听了老师这句话，就立刻站起来了。最近我深深体会到这个弟子是多么的可敬。

能够倒下去的人是有勇气的。

冲破种种困难勇敢地往前走，一直走到倒下去为止，这种勇气是非常偉大的，是可敬的。

这回倒下去，說不定不能再活着站起来了；可是，仍然不得不往前走，否則就不能得到滿足，这颗心是多么偉大呀！

真正地迈着大步往前走。

真正地迈开大步，确是用“自己的脚”往前走，确是用“自己的身体”倒下去，然后自己站起来。这样的人是多么偉大，多么值得我們無限的畏敬呀！

还没有經過鍛煉的胆小的我，常常害怕自己会倒下去，因而

明明迈一步可以走一尺的时候也缩小到八寸或七寸，战战兢兢地、没出息地摸索，慢腾腾地走。我是多么担心自己会这样呀。

如今，我已经往前迈出两步了。但这两步并没给准备迈出第三步的我带来踴躍和愉快的心情。不消說，这两步也是并不能令人满意的。

可是，在我的内心里却有一样东西在推动着我，使我无论如何非往前走不可。

不管别人怎样嘲笑，怎样譏諷，我除了一心不乱地、拚着生命沿着自己的道路往前走以外，再没有其他办法。

为自己的渺小和軟弱經常感到痛苦的我，到底要倒下去多少次呀？

这一点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我无论如何都想做一个能够倒下去的人。做一个發出巨响倒下去的人。要是有那么一天，即使倒下去受了多大的伤，我也能抓住什么东西重新站立起来，望着广漠的天空，發出衷心的微笑！那么，到了这一天，就請老师也跟我一道表示許可。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作者

在橫貫村庄南北的一條道路旁，有座農舍。農舍里面又髒又臭，與其說是人的住處，不如說它是鳥窩倒更為合適。加上窗戶少，屋里非常陰暗。

在六公尺見方的土間上亂扔着東西；从那屋梁上的悶熱的雞窩里，傳來正在孵蛋的母雞的咯咯聲。

挨牆立着一架細樹枝做的雞用的梯子，一只瘦公雞立在滿是雞屎和黃白雞毛的梯子的橫檔上，保護着那只屋梁上的母雞。

在這一切都顯得腌臢、發臭、勞困的農舍里，三個男孩子正圍着地爐，眼巴巴地盼着白薯快點煮熟；他們已經等得疲倦了。

有一個男孩子伸出壓在頭下的一只胳膊，拿着燒了一半的木柴撥弄着就要熄滅的火，嘆了一口氣；另一個男孩子不耐煩地用消瘦的兩腳吧蹬吧蹬地踢着地板，他時而偷偷地看着還沒有冒蒸氣的鍋里，時而又向兄弟們的臉上掃視一眼。

他們都不作聲，都以無比的热心閃亮着粗野的眼睛，一心想着正在煮的白薯。

他們以丰富的想像力幻想不久就要到口的食物的顏色、形狀和味道，口腔里熟睡了的唾腺突然被喚醒過來，舌根里涌出了口水，下腮怪痛的，幾乎要哭出來。他們似乎覺得頭有些疼痛，不住啊咕、啊咕地咽着口水。

這些孩子一年到頭餓着肚子，從來也不知道什麼叫飽，無論

是白天还是夜晚，他們腦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吃、我想吃”。所以事关吃食，他們就失去了理智，显出飢腸轆轆的样子来。

現在，这三个孩子都在想着同样的事：“要是我一个人能吃到这些白薯，那該多好啊！”就在这样的時候，他們深深地感到平日难舍难分的兄弟，如今也成了十分多余的、十分討厭的东西了。因为这样，他們一点也沒注意到有一群鷄不知什么时候爭先恐后地把嘴插进草袋的破洞里去啄米；这些米正是他們父亲平常不离嘴地告誡不可浪費一粒否則就要瞎眼睛的米。

这些鷄和孩子們，全神都貫注在吃食上。

正在这时候，一只从剛才起就站在門口目不轉睛地望着里面的野狗，不知怎的，突然一縱身扑进鷄群里来。

那群沉迷在美餐之中有点得意忘形的鷄，受到了敌人意外的襲击都吓得魂不附体。“喔咯咯咯咯！喔咯咯咯咯！”叫出刺耳的声音；它們“吧达、吧达”地拍着翅膀，騷声震动了屋里的空气，揚起的塵土，在屋子里弥漫着。

這場騷动太大了，闖禍的狗反而吓得不知所措，它用湿鼻子擦着地面来回嗅着。

从它嘴里搭拉出舌头、一層薄皮下面的肋骨都不住顫动着，它嘴里吁吁喘着气。

这件意外事使孩子們都站了起来。最年長的孩子从爐里拿起一根燒得正旺的木柴，冲着野狗用力扔了过去。扔过去的木柴燃着熊熊的火燄，發出巨响，迸出火星，滾到狗的后脚跟。狗發出一声低叫，伸長了身子縱身跳出門外逃跑了。

木柴的火熄灭了，呼呼地冒着烟。

孩子們等待白薯煮熟的时光，就这样夾着小小的騷动，緩慢地爬过去。

不过，当鍋里好容易响起令人兴奋的咕滋咕滋的声音时，孩子们的臉上一下子明朗了，他們不时地揭开鍋盖，用微笑着的眼睛往里瞧。

过了一会兒，老大端来了到处都还粘着早餐痕迹的飯碗，放在爐边。那些發出令人消魂的香味的白薯，就要分到他們每个人的碗里了。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老大一个一个地分着白薯。突然間，他被强烈的欲望誘惑了，他向弟弟們的臉上瞥了一眼，趁着給他們分配的当兒，敏捷地往自己碗里多放了一个。

之后，他又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繼續分配下去。

“哥，我也要！”

正輪到接白薯的弟弟倔强地这样叫了一声。另一个弟弟也学着，把碗伸到哥哥面前。

老大因自己干的把戏被人瞧見，有些生气，一臉懊惱，無可奈何地把一小塊白薯扔进伸在面前的飯碗里。

可是，已經識破哥哥的花招的老二，在仔細比較了自己和老大碗里的白薯之后，喊叫起来：“我不干！你的比我的大！”說着便伸出筷子，要去戳老大碗里的那塊大白薯。

老大不容分說，就在他臉上接連打了三四記耳光，这一个就嚎啕大哭起来，齧着牙，握紧拳头，冲着那个“打算多吃一个白薯的家伙”扑了过去。

暫時之間，兄弟三个扭成一团，又哭又嚷，拳打脚踢，开始了一場剧烈的战斗。打到后来，誰都忘記了因为什么打架，打了又怎样，三人只是拚命猛斗。后来，他們漸漸感到疲乏，不願再打下去了。他們沮丧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臉上露出难为情的样

子。但是，他們仍然氣勢汹汹的，做出誰也不認輸的樣子，目光不約而同地落在那些不知何時滾到地上去的白薯上；那些寶貴的白薯，有的已經壓壞，有的已經沾滿了爐灰。

他們渴望着馬上能吃到白薯，很想伸手去拾起來；可是，他們都不好意思伸出手去。這時，這場打架的禍首老二，放低了聲音，說：“我可要吃啦。”就去拾那些被壓壞了的白薯。

趁這機會，其他的孩子也趕緊行動起來。

他們重新數了數碗里的白薯。而今，孩子們都已經心平氣和了，他們盡量慢騰騰地玩味着這一碗無價之寶的白薯。

這件事發生在甚助家里。甚助是鎮上一家地主的佃戶。

二

剛巧在這時候，我來到甚助家后面的庄稼地里。我慢步走到這裡，出其不意地看見了這些孩子，于是我躲到旁邊的樹干背後，怀着很大的興趣觀察他們。因此，那場由白薯引起的打架，我從頭到尾統統看在眼裡。起初，我覺得他們討厭、下賤，後來漸漸感到害怕，最後又衷心地憐憫起他們來了。白薯對他們說來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啊！我想：要是可能，我真想讓他們大吃一頓，一直吃到他們不願意再看見白薯為止。接着，我就想無論如何要跟這些孩子接近一下。這種強烈的好奇心把我完全征服了。

我想立刻毫不躊躇地獨自跨進他們家的門檻，但又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儘管對方是孩子，我不知為什麼，總覺得很難為情。要是誰把我帶進去就好了，我這樣想着，依然呆呆地站在原處。現在，

从后門可以清清楚楚地瞧見孩子們把白薯放在舌头上滾来滾去，眼睛望着別人碗里的白薯。

正好，这时候甚助的亲戚，一个老婆婆和平常一样上身披了一件布坎肩兒，朝这边走来。她住在附近，每天都要来一趟，照料照料只有孩子在家的甚助家。

我赶紧恳求老婆婆帮忙，这才头一次走进了甚助家。屋里比原来想像的髒得多，充滿着一种难以忍受的臭气。

我站在門口，向屋內看。老婆婆說話挺有精神，對孩子們叮囑了一番。孩子們都以詭異的神情，目不轉睛地打量着我。

“爹今天又下地去了吧？乖乖地看家吧，給你們买糖球吃。”

沒有人回答。老婆婆費了半天口舌，想讓这些怎么也不答話的孩子們开口，然而他們是那样固执，毫不害臊地拚命望着我，依然默不做声。他們的目光里含有那么强烈的敌意，我漸漸怀疑我冒然而来，是不是得罪了他們。

老婆婆过意不去了，尽量敷衍着这僵持的場面，孩子們却压根兒不介意，依然繼續着老婆婆說的所謂“怕羞”的沉默。

孩子們为什么这么执拗地沉默呢，我簡直莫名其妙。我火热的心冷却了，但我还是勉强地微笑着对老大說：

“爸爸和媽媽呢？你們冷靜吧？”

就在这当兒，不知什么时候繞到我身后的老二，“哇！”地怪叫了一声，几乎把我的耳膜都震坏。

我吓了一大跳，同时产生了厭惡之感，似乎感到惡心；可是，我又重复了一句：“一定冷靜吧，家里沒有一个大人。”

尽管我很生气，但是还有一颗憐憫他們的心。

这些孩子整年过着貧穷的生活、在慘不忍睹的环境里長大，我很想對他們說些亲熱的話，哪怕是一句也好。可是，得到的回

答却是一声怒罵：“用不着你操心！”这意料不到的怒罵声尖銳地刺进我的心灵，几乎使我战栗起来。

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

刹那间，我觉得到此为止發生的一切，都不可能是眞事。

我不知所措地呆立着。过了一会兒，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但同时从心里不由自主地涌出莫名其妙的憤怒和羞耻，弄得我坐立不安。这些矛盾的情感扰乱了我的心緒，宛如身体上也有痛楚，我深深感到难于忍受。

我必須容忍。現在支持我的勇气的，只有我的虛榮心；我拚命使自己保持住比他們高一等的人应有的鎮靜。

可是，我那成了空壳似的头腦已經失去了判断力，牙齿咯咯地作响。

这意外事使老婆婆陷于窘境。她一面用力拉着孩子的手，叫他坐下来，一面以道歉的目光望着我站起来說：“回去吧，小姐。这些野孩子根本不懂得什么礼貌，真要命！”

我也覺得現在只有回去了。

我站在老婆婆前面，背向着孩子們。当我想到此刻投在自己背上的那些充滿仇恨的目光，想到自己是怎样胆小、怎样軟弱和怎样丑惡地从这些野兽一般的孩子們面前逃走，羞愧之情便油然而起，我恨不得立刻消失得無踪無影，火辣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沿着杉树林蔭道悄然走去。不願有人看我的臉，不願有人和我說話，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突然背后傳來嗖的一声，一塊小石子兒滾到我脚边来，一直滾进道旁的草叢里。

当那“嗖”的响声震我耳膜的时候，我本能地把身子一扭往后一瞧。孩子們正站在离我不远的甚助家門口，互相挤着在望

我。

老大见我回过头来，就举起握着石头的手，做出吓唬我的样子。

我一面窥伺孩子们的举动，一面缓缓地躲到一棵杉树背后，以防二次袭击。

我用手扶着粗糙的杉树干，莫名其妙地扑簌扑簌落下了大颗的眼泪。

三

“多么可耻呀！”

一想起那件事，我的脸就要红上来。为什么我要受那么大的侮辱？难道我说错了话么？我确信，我没有说过任何恶意的话。我同情他们，我只是觉得他们太冷清了。当时，我的情感是真挚的，我始终以赤心对待他们。

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他们的心。因此，我对于他们的侮辱，只是越来越感到气愤。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好惹的人！

人家好心对待你们，你们竟拿石头来回敬，难道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吗？

我真恨死了那些孩子。一想到这件事又要跟平常一样马上传遍全村，弱小而可笑的我成为那些浑身泥臭的农民的嘲笑对象，我恨不得把那件事和那些孩子紧紧捏在手心里，一下子捏得稀烂才称心。我心里闷闷不乐，连饭都吃不下。

可是，到了黄昏时候，来了一个叫作仁太的佃户，跟我谈了将近两小时，这次谈话给我一个重新思索的机会。

仁太是种我家一塊地的貧窮的佃戶，這塊地在离此十里远的鄰村里。他日子过得那样艰难，他每來一次，总要請求救濟。

当我看到他那衰弱的身体，听到他把一切都認為是命中注定的談話时，我不由得想起了甚助。

甚助也是跟仁太一样的佃戶。

啊啊，那些孩子原是这样可憐的佃戶家的子弟！这个發現使我對他們的憤恨和惱怒逐漸消失。

現在留在我心里并牢牢扎下了根的，倒是那沉痛的悲哀，我不得不深思起来。

那些孩子早就看見自己的双亲在为誰流汗了吧？

在收割的时候，毫無憐憫和同情之心，从他們手里搶走一草袋、一草袋的粮食的，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在那些稍稍見聞过世事、开始懂得大人生活的孩子們的心灵里，一定充滿了对双亲的莫大的同情，和对富人的猜疑吧！富人始終是富裕的，吃穿远远超过他們，有着异样的打扮，連說話的声調都和他們截然不同的人。

讓他們最寶貴的双亲流下辛酸之泪的，豈不是那些用劲听的噪音說話、穿着光滑的衣裳、总受大家恭維奉承的人們嗎？

他們不知不覺地——多半是本能地——明白了花言巧語是不可輕信的，也不斷地受到大人們的警告：“別上鎮上人的當啊。”因为这样，我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縱然說了些和藹可親的話，他們也不可能相信我了。

首先，在他們腦里閃过的是猜疑。

“又灌米湯来啦！”

因此，为了赶紧攆走这个討厭的硬闖進來的人，他們才大喝

一声：“用不着你操心！”

他們已經明白了所謂“和藹可亲”并不是那么簡單。

他們知道貧穷是怎样地辛酸，从而对双亲产生了純真的愛情，發生了为团結一致抵抗敌人的反抗心所加强了深切的同情。

他們虽有些模糊，但却要努力接触生活的本質，我和他們比起来，我这顆心是多么簡單啊！我是多么懦怯、多么犹疑不定啊！

我錯了。我曾經錯誤地对待过一切貧穷的人們。

我对他們是亲热的，但同时又有几分自負，因此對他們又有点蔑視。而且我不得不承認：我越想到自己和他們之間有距离，就越觉得心安理得和自傲，虽然这种心情只是一点点，几乎不引人注意。

至少，我不能否認我有过一种优越感，覺得自己要比他們高貴得多。

不消說，我不認為自己已愚蠢到有意識地表現高傲的程度。不过，自己日久天長成了習慣，一直滿不在乎地接受着沒有理由的奉承和諂媚，这是很可怕的。

我們都是为了生存才被創造出来的。在这一点上，难道我和他們有什么差別么？

尤其想到我們所以能够过物質上沒有痛苦的生活，原是因为他們在劳动，而他們自身却陷于痛苦、貧困和卑賤之中，我們怎么还可以輕視他們呢！

我們怎么可以对他們那种疲憊的目光，报以高傲的一瞥呢！

我們應該是他們正直而真誠的同情者！

社会是不平等的。一个天才的出现，必定增加更多的愚夫。的确，为了一小撮人的富裕，更多的人不得不在饥饿线上挣扎而面临着生死关头。

正因为社会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富人和贫人是两条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所以我们应该是他们的同情者。

出现财主的同时，又出现了那些可怜的穷人，这是宇宙的力量。尽管富人是怎样地富，但他们并不享有对穷人骄傲的任何权利。

于是，我对自己发誓。

我觉醒了。

我一定要赶紧填起我和他们之间的那道该诅咒的鸿沟，在那里修起一座美丽的花园！

四

我感到迫切需要改变我的生活。我心里充满着种种情感，不由得回顾了以往的境遇。

我的祖先是这个K村的开辟人。这个远离首都五百多里、坐落在群山环绕的小村，是福岛县下的许多小村里最贫穷的一个。

明治初年，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我的祖父用了半辈子心血开辟了的土地上建设了一座村庄。

南方人和北方人都为“新开垦的土地”这个好听的名词所引诱，梦想着幸福的生活，离开故乡聚到这块土地上来。但他们在 这里却同样不幸，不但不能获得预料的成功，反而过得比从前更苦了；不过，这时候的他们已经年迈老衰，失去了再移往他乡的

勇气，不得不留在这里給鎮上人当一辈子的佃戶。正因为这样，他們从古到今始終离不了穷。

不但如此，自从离五里多远的K鎮成了岩越鉄路的分歧点以后，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村庄也受了不少影响。而这个变化又逐漸影响农民們的心境。都市式的尖銳的利害观念和他們从小就具备的种种癖性混合成一体，日子过得更緊張，更拖拉了。

村上的情况决不能說是好的。从長期不变的状态轉到新的状态，过渡时期所常有的不調和的气氛使整个村庄更加貧困，呈現了更大的不安定。

可是，祖父已經在十八年前死了，他只看到移民們开始在村上安頓下来、生活逐漸好轉的时代。

他大体上感到滿意，在村里一塊高地上盖了一所房子，老兩口子住在里面，一面照料土地，一面吟詩作歌，打發了他的余生。

那留下來的祖母守着先人的遺囑，依然住在这所房子里看守土地，远离俗世，过着日子。

整年住在东京的我，一到夏天就習慣地来到K村的祖母家，渡过兩個月光景的、住在东京时連想都沒有想过的生活。

全村的人都認識我。我不得不对那些嚷着东京的小姐来了、帶着蔬菜水果什么的来看我的农民——分送土产。我也不得不——早就傾听佃戶的訴苦，考虑該不該减少地租。要是我懶得去理这些事，赶紧劝祖母答应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口口声声夸奖我們，奉承我們，好像我們是难得的非常仁慈的人似的。我受着大家的阿諛奉承，早晚兩次巡視田地，有时挖池里的慈姑，有时到咱家的山上去玩一个整天，过着十足的地主家優孙女的生活。我

沒有受到任何干涉，自由自在地為所欲為。

尽管如此，如今我一想到曾經心安理得地受着大家的尊敬，便感到十分羞慚，甚至对自己發生厭惡。

我無論如何要想出方法，非把我變成一個對農民有益的人不可！

我拟了各種計劃，從而也發生了種種疑問。比如拿經營土地這一類的事情來說，要是這塊土地適合於人的生活，並有發展前途的希望，不消說這是一種福利事業；但難道在冬季過長、地質不良的土地上任憑一群貧窮的人繁殖起來，這難道同樣是有益的事業嗎？

開辟者本人是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自己的願望，受大家的歡迎，被贊揚為村上的歷史人物；但是蜉蝣般的移民滿足了他的事業中最重要條件之後他們這些窮人究竟得到了怎樣一種報酬呢？

縱然他們是開辟者所不能缺少的人，但現在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他們却和從前一樣窮困。他們一年到頭只是跟窮困打交道，被大家所遺忘，最後悄然死去。

我對這些從祖父時代起就貧困的許多農民，非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不可了。在這以前，也存在很多應該着手幹的事，但膽小的我却一直裝作看不見的樣子。我覺得很對不起那些農民，而這種內疚的心情使我以非常謙遜的心情對待他們。

在甚助的孩子對我耍了惡作劇的第二天，我比平常醒得早，跑到地里去巡視了一番。那朦朦朧朧籠罩着天地的玫瑰色的朝霧，被野草葉上的露珠弄濕我裸腳的那種新鮮的感触，庄稼和樹木飄散着的黎明特有的那種香氣，這一切給了我多大的安慰呀！